

福建医家苏颂《本草图经》学术成就探颐*

★ 金丽** (福建中医学院中医系 福州 350108)

摘要:福建古代四大名医为首的苏颂,对医药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为:负责编写了与《嘉祐本草》相辅相行的本草著作——《本草图经》。《本草图经》保存了北宋中叶全国性药物普查的丰硕成果;开创本草学以文献积累方式治学的先河;发展了中国古代生药学;药物与方剂有机结合,保存大量汉晋魏唐名方及民间验方。《本草图经》堪称中国“本草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关键词:苏颂;本草图经;福建名医;本草学

中图分类号:R 281.2 **文献标识码:**A

Academica Achievements of Fujian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 Song in Bencao Tujing

JIN Li

Department TCM of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350108

Abstract: Su Song, the first man of four famous TCM Doctor in Ancient Fujian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n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He was responsible for compiling the Herbal book-Bencao Tujing. It preserved the rich achievement about Northern Song Dynasty middle medicine investigation. Initiated the precedent that herbal medicine dealing with scholar research by the fashion of documentary pile. Developed row pharmacognosy in the ancient times. made medicine and prescription combined organically. Preserved flock famous prescriptions and folk medicine in the times of Han Dynasty, Jin Dynasty, Wei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The book-Bencao Tujing is named one milestone in herbal medicine history.

Key Words: SU Song; Bencao Tujing; Fujian Famous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 Medicine

福建古代四大名医——苏颂、宋慈、杨士瀛、陈修园——为首的苏颂(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北宋泉州同安(今属厦门同安)人,他在天文(设计制造水运仪象台)、医药、外交、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在医药方面,除了与掌禹锡等人共同校注医药书(《千金方》^[2]等)和编写《嘉祐本草》外,还负责编写了与《嘉祐本草》相辅相行的本草著作——《本草图经》(又名《图经本草》),且《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亦曾认为作者为掌禹锡,现经学术界研究论证公认:作者为苏颂,本草著作最初书名为《本草图经》^[3]。

苏颂从嘉祐三年开始至嘉祐六年止,仿唐《新

修本草》图文并茂体例,但又更进一步把文字与图相互结合,用了四年时间来编撰《本草图经》^[4]⁴⁹。《本草图经》为一部在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草学专著,但由于此书早佚,它的内容主要靠《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作品的引文得以保存^[5]。

《本草图经》原书二十卷,目录一卷。时因苏颂等人鉴于“五方物产,风气异宜,品类既多,贗伪难别”(《本草图经·序》)的状况,决定编著“图经”,为《嘉祐本草》姊妹篇。《本草图经》记载药物据王苏萍^[6]¹⁵⁵从《政和本草》转引的资料统计,标有“图经曰”字样的药物有777味,药图933幅,其中矿物药

* 课题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课题(JA06101S)

** 作者简介:金丽(1972-),女,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史、医家及文献研究

106 味,图 88 幅;植物药 545 味,图 745 幅;动物药 126 味,图 100 幅。每味药分药图与注文两部分,“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异同”(《本草图经·序》),其药图是我国现存古代较早的镂刻雕版药图,注文内容丰富,包括名称、产地、原植(动、矿)物的形态、药材性状、鉴别、采集时间、加工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等等,在药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兹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苏颂《本草图经》的学术价值进行探析。

1 保存了北宋中叶全国性药物普查的丰硕成果

苏颂效仿《新修本草》向全国广求标本与药图的体例,力求真实、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本草学成就。通过全国性的药物大普查,补充了《嘉祐本草》未载的 103 种药品,单独立为一类,称为“本草图经本经外类”,计石类 3 种,草类 75 种,木蔓类 25 种。这些民间用药(包括国外或边疆少数民族的药物)的补充,使宋代药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充分反映^{[7]51}。

此外,《本草图经》的 933 幅药图,尽管有着少数药图失真或有的有文无图或一文多图等这样那样的纰漏,但为后世辨别、分析药物的名实和基源考订起到了巨大作用。其药图的说明文字“不仅比以前本草记载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更有科学性”^{[4]50},而其图文并行的体例,则大大影响了后世本草著作,如《证类本草》、《救荒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等,最为著名的则是《本草纲目》以及《植物名实图考》这两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这除了与著作本身文字内容的水平有关外,也得力于其中的精美配图,与图文相应的体例有关。

《本草图经》为本草学史上一部继往开来,启迪后代的重要著作,为后世本草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8]1}。

2 开创本草学以文献积累方式治学的先河

《本草图经》在药物的重要治疗作用及研究体例上均渊承前代本草文献,如分类法:在玉石、草木等重要药物方面,仍然保留着三品分类法。但是从总的方面说,《本草图经》的分类法基本上是依据《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法,即自然属性与三品分类法相结合。如按自然属性分类,该书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外草类及外木蔓类等。其中玉石、草、木等几部,仍以三品为二层次再分类,这是便于检寻的方法。

更重要的在内容方面,《本草图经》全面采集前代各类文献,以便深入诠释药物的内涵。

2.1 博采经史百家,“裒集众说,类聚詮次” 关于

《本草图经》编撰成书的资料来源,高光震^{[4]53}认为:其一,药品的种类主要部分来源于《神农本草经》以来的本草专著;其二,药品的图谱及解释文字,主要来源于天下各州县新呈送的实物标本及附列之说明;其三,药品辨伪、析疑,主要参照和考证历代医药经典、经史及方书小说。

据闫琪^[9]考证,《本草图经》征引了宋代以前医药经典、诸家百事等古书 150 条,并且对外来药也进行了整理编著。

首先征引了医药经典文献“医经”、“本草”、“医方”、“神仙服食法”等。“医经”如:《内经·素问》、《甲乙经》、《脉经》等。“本草”如:《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宝本草》、《本草拾遗》等。“医方”如:汉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唐王焘《外台秘要》等。此外还引有汉魏六朝医书如陈延之《小品方》、姚僧垣《集验方》、僧深《深师方》,唐医书如韦宙《独行方》、刘禹锡《传信方》等。“神仙服食法”如:李补阙服(钟)乳法、“太清草木方”等。

其次广泛引据“经”、“史”、“子”、“集”文献资料。如“经”部引《周礼》在雄黄条;引《诗经》在甘草条,在鳧葵条;引许慎《说文解字》在茜根条;引《尔雅》在蓝实条;引《广雅》在贯众条等。

“史”部引《正史》、《地志》等。如《正史》引《史记》在蓍实条;引《淮南子》在芎苢条等。

《地志》引《山海经》在代赫条,引张华《博物志》在禹余粮条,引《南越志》在滑石条;引《南蛮地志》在茯苓条等。

“子”部引《荀子》在射干条等。

“集”部引《离骚》在杜若条等;

苏颂博采经史百家,“裒集众说,类聚詮次”,把各种文献资料融汇贯通,为后世深入挖掘药物的源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如白蒿条,“蒿类亦多,《尔雅》云:繁之丑,秋蒿……《诗·小雅》所谓非莪伊蔚是也……陆机云:蔚,牡蒿。”

其三,收录了许多外来药物,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载域外各国输入的药物涉及于阗、波斯、新罗、焉耆、高丽、狮子国、佛誓国、河陵国、夏国、百济、朝鲜、婆罗门、昆仑、盘盘国、西竺、大食、弗林、真腊、倭、朝国、安南、婆津、伽古罗、南越等等。

《本草图经》所涉文献,不仅集历代先贤经史子集之大成,还注意收集和利用了外来药物资料,对发展和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2.2 “该通”^[10],引本草学入博物学 “该通”同如“賅通”,盖有“触类旁通”或“曲径通幽”之意。中

国医药学等民族医药学自古有着“万物皆为药”的思想,中国“本草学”该通入“博物学”是自然而然之事,不如此,则不能深入探讨药物的源流。

据蔡景峰考证^{[8]2},自《本草经集注》始,我国本草学史上即已出现了把本草学著作,由纯药物学性质逐渐向博物学性质转化的萌芽,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已具有了博物学的雏形,而苏颂《本草图经》则把这一传统进一步推进,使我国本草学完全纳入博物学的轨道。

苏颂提出治本草者要具备博物学的修养^{[8]3},《本草图经》不仅包含了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冶金、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而且还收录了史学、经学、哲学、文字学、民俗学、训诂学、宗教学等社会科学的内容,苏颂《本草图经》堪称本草学进入博物学范畴的滥觞。对此,其后本草学家亦多有继承与发扬,但直至明代李时珍于《本草纲目》中淋漓尽致发挥,“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即“博物学”性质)”,才使这一趋势达到了巅峰^{[8]2}。

3 发展了中国古代生药学

《本草图经》是一部描述生药的专著,主要讨论药物产地、形态、性状与鉴别、收采时月、炮炙方法、主治功用等。苏颂并非一般地满足于引经据典,而是在全国药物大普查所得资料的基础上详细描述生药,因而此书对中国古代药学的发展亦有特殊的贡献。据王苏萍^{[7]56}考证,认为《本草图经》的药图多数较为逼真,能明显反映出该植物的整体特征、分类特征(孢子、花序等)及某一种器官的特征(根、茎、叶序、花序等);药图的文字描述亦较细致、正确,且有一定次序(一般是按苗、茎、叶、花、果实、根的次序),运用的词语相对稳定(如叶“两两相对”“两两相当”,用“穗”“丛”表示花序,用“房”、“罌子”、“莢”等表示果实),且叙述具有亲缘关系的同种植物形态常采用类比的方法;重视药物产地,强调“道地药材”,鉴别药材的真伪和优劣,如木香“以其形如枯骨,味苦粘牙者为良”等等。这些均对现今的研究者确定宋代药用植物的科、属、种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 药物与方剂有机结合,保存大量汉晋魏唐名方及民间验方

4.1 汉晋魏唐名方 苏颂广征博引,开辟了本草著作真正步入博物学领域的创举。《本草图经》还将药物与方剂结合起来,对常用药物均列出以其为主药的配方(附方),包括外科方、妇科方、内科方、美容科方、皮肤科方、五官科方、眼科方和口腔科方

等。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汉、魏、晋、唐等著名方书中,如《必效方》《广济方》《古今录验》《范汪方》等,可以窥知宋以前传存而今已亡佚或改动的医方之端绪。

如,防己条,“深师疗膈间支满,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吐下乃愈,木防己汤主之。木防己二两,石膏二枚(鸡子大,碎,绵裹),桂心二两,人参四两,四物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再服。”

又如,杜仲条,“《篋中方》主腰痛补肾汤:杜仲一大斤,五味子半大斤,二物细切,分十四剂,每夜取一剂,以水一大升浸至五更,煎三分减一,滤取汁,以羊肾三、四枚,切,下之,再煮三、五沸,如作羹法。空腹顿服,用盐、酢和之亦得。此亦见崔元亮《海上方》,但崔方不用五味子耳。”

4.2 民间草药与单方、验方 苏颂对民间草药和医疗经验十分重视,搜集了当时医生所用、有一定疗效而以往本草未收录的草药 100 种^{[6]56},分别记述了它们的产地、形态、功效、主治和验案等,书中常有“土人云”、“今医用之”、“仙书”等词语,说明是来自民间的医疗经验。

如,菟丝子条,“仙方多单服者:取实,酒浸,暴干,再浸,又暴,令酒尽,筛末酒服,久而弥佳,兼明目,其苗生研汁,涂面斑神效。”

又如,木贼条,“今医用之最多,甚治肠痔多年不差,下血不止方:木贼、枳壳各二两,干姜一两,大黄一分,四味并锉。”

4.3 方药与临证相结合,探索用药规律 苏颂并不拘泥于方药的收集,还积极探索用药规律,《本草图经》附方后常有医案。如,大黄条,“姚僧垣初仕梁,武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至尊年高,不可轻用。帝弗从,几至委顿。元帝常有心腹疾,诸医咸谓宜平药,可渐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实,此有宿妨,非用大黄无差理,帝从而遂愈。”

又如,仙茅条,治“日少气力,风疹继作”。这种附方加医案的著述体例,后代医家纷纷仿效。至《本草纲目》时,附方已增至 11 096 首方剂,亦附不少案例,加强了本草著作的实用性。

此外,《本草图经》还非常重视《伤寒论》中方药的临证应用及发挥。据夏洪生等^[11]考证,《本草图经》记载《伤寒论》用药 89 味,其有 50 多味见于《本草纲目》,而注明“颂曰”的有 40 种,约占仲景用药的 1/2,在药物修治、主治与临床应用、配伍法度上都与仲景基本相合,但不拘泥于仲景,有所发挥。

具体对仲景方的应用与发挥,陈凤芝^[12]总结为

以下几点:(1)主药俱全,主治分明(如八物王不留行散、治中汤、十枣汤、薏苡附子败酱汤等31方);(2)详方略药,以点带面;(3)或证或药,有方可查(红蓝花条、诃黎勒条、牙子条、梔子条、芍药条);(4)或方或药,无可查证(半夏条、阿胶条、青木香条、诃黎勒条、泽泻条、旋覆花条、黄芩条、梔子条、鼯鼠条);(5)同处存异,无中求有(猪苓散、治中汤、安胎散)。

此外,研究《本草图经》中仲景用药规律,还有助于对《伤寒论》传本的探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于东汉末年成书以后,800年间若明若晦,不绝如缕,传本不一。直至北宋(公元1065年)经孙奇、林亿等人校定而后成定本。宋版亦已失传,今可见者乃是明刻宋版《伤寒论》《金匱要略》。宋朝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校定时,曾作过某些修改和重新编纂,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宋版,与张仲景原著存在某些歧异。而《本草图经》成书于1062年,略早于孙奇、林亿校定的《伤寒论》,郭秀梅等认为^[13],分析其所引仲景方论,对于了解北宋仲景伤寒方的不同传本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苏颂《本草图经》也并非完全正确、无懈可击。其存在的问题^{[7]54}:(1)少数归类上存在的问题:如青木香与马兜铃分列两处,天麻与赤箭分列为两处。或将不同植物药图列于同一药名之下,如椿木叶条把樗木、椿木两种不同植物同列一个药名之下。(2)少数在绘制上存在的问题:在药图描绘上,有个别药图比例失调,有的甚至带有绘画性质成分。某些矿物药带有一些示意的成分,参考价值远逊于动、植物药图。(3)书中出现少数图、文不相对应之象。(4)个别存在重复的问题:如棠球子即赤爪木,天花粉即栝楼根。(5)有迷信内容,如麦门冬条,“切须净处,禁妇人、鸡犬见知”。

此外,还有沿袭前人之误处,如象牙条、鸬鹚屎条^[14]等,还有古今争讼不休的“螟蛉有子,蜾蠃复之”问题^{[8]4},梁·陶弘景已有正确的结论,而苏颂却坚持“物类变化固不可变”的看法,坚持《诗经》的传统观点,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主观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些仅仅是“小小疏漏耳^[15]。”《本草图经》之白璧微瑕与其学术成就和科学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本草图经》是本草学史上的一個里程碑”^{[8]3}。其价值诚如苏颂在该书自序中所云:“广药谱之未备,图地产之所宜,物色万殊,指掌斯见,将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饮饵者无未达之疑;纳斯民于寿康,召和气于穹壤,太平之数,兹有助焉。”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指出:“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十五世纪才出现的大事。”^[16]

参考文献

- [1]管成学.《宋史·苏颂传》考释[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22(2):72.
- [2]高光震,南征,苏颂校定《千金要方》考[J].吉林中医药,1991,4:1-4.
- [3]顾秀杰,苏颂《本草图经》考述[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2003,19(2):47.
- [4]邓明鲁,李秀发,关于《本草图经》的研究进展[J].中医药学报,1993,5:49-51.
- [5]郭秀梅,冈田研吉,加藤久幸,《本草图经》引仲景方论考异[J].国医论坛,2000,15(1):1-3.
- [6]王苏萍,略论苏颂《本草图经》的学术成就[J].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0,6(4):55.
- [7]尚志钧,《本草图经》的考察[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0,9(3):51-54.
- [8]蔡景峰,承先启后的《图经本草》[J].吉林中医药,1991,(3):1-4.
- [9]闫琪,从《本草图经》看苏颂对祖国药物学的贡献[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7,20(1):18-19.
- [10]蔡景峰,论苏颂的医学思想和方法的特点[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11(4):358-366.
- [11]夏洪生,宫晓燕,《本草图经》与《伤寒论》药物比较[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1991,7(3):38-39.
- [12]陈凤芝,赵玉芝,《本草图经》中张仲景方管窥[J].吉林中医药,1991,4:8-10.
- [13]郭秀梅,冈田研吉,加藤久幸,《本草图经》引仲景方论考异[J].国医论坛,2000,15(1):1-3.
- [14]刘大培,尚元藕,苏颂《本草图经》说明文的考察[J].基层中医药杂志,1992,6(1):37-39.
- [15]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M].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48.
- [16]颜中其,中国宋代科学家苏颂[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60.

(收稿日期:2009-04-17)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